

樱岛，是位于日本九州南部鹿儿岛湾内的一座火山。当我知道百合子的家在樱岛的时候，便好奇了，一座活火山怎么还住着人家？

百合子是女儿的同事，她就住在火山脚下，岛内像个普通小镇，学校、商店、餐馆都有，唯一不同是修建了多个避难壕。但火山的日常喷发，居民们早已习以为常。百合子来鹿儿岛市内的公司上班，先要坐轮渡，再转乘巴士，约一个小时。她说，有的鹿儿岛人故意说自己不是鹿岛人，那是蹭樱岛的名声，而她，从小生长在樱岛，才是真正的樱岛人。百合子在樱岛读完初中，又在鹿儿岛市上了高中和大学，

之后去过大阪和福冈工作，如今又回到了鹿儿岛。问她，怎么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地？她笑眯眯地说，我们鹿儿岛人好。呵呵，说人好两个字，既简单又抽象，然而，我倒

樱岛人家

周珂银

是颇有体会的。元月上旬，我来鹿儿岛女儿家居住时，新冠病毒只是说说而已，大年三十，我家先生来鹿儿岛时，已是风声鹤唳，武汉封城了。后来又接到国内延迟上班的通知，于是，先生也改签机票延期返沪，没想到，他每日服用的药没有带足，而这类处方药，药店恰恰买不到，只有上医院配药才能解决。敏感时期，作

为中国游客，我们不敢贸然去医院。女儿试着与附近的一家医院做了沟通，说明原委，同时我们也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准备。出乎意料，院方问清我们是上海人时，便说请戴好口罩来就诊吧。先生去医院看病，并没有感到被“隔离”的异样目光，带去的护照，院方也没有查看。那种待人自然、信任的态度，让我们好生感动，因此，我也想说，鹿儿岛人真好。

百合子为自己是樱岛人感到骄傲不无道理，樱岛火山口每日不断变幻的烟雾是这里标志性的风景，说樱岛成就了鹿儿岛的美丽并不为过。站在住家阳台上，东向就能望见这座火山，樱岛的魅力在于每次看都有不一样的风景，而每次的景色都会让人产生无限想象。清晨，云雾缭绕，黛色的山体若隐若现，朦朦胧胧地呈现山上茂密的树林、蜿蜒小径，像一幅动感的水墨画。午后的阳光照在参差不齐的山壁上，山色晦明，山体好像起了皱褶，显得富有层次，还能望得见“袖珍型”的樱岛人家屋顶，有一种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的意境。傍晚时分，夕阳好像被填进了山的壁炉，炉膛里燃烧的像是落入山坳里的火烧云。而火山口的喷雾景象，更是万千变幻，忽而像一匹飞奔的烈马，忽而像火炬式的冰激凌，忽而是横躺在天空的维尼小熊，忽而又像雪花在燃烧——樱岛每天几乎都有小型的喷发，火山灰常年弥漫在鹿儿岛的空气里，而离火山最近的樱岛人家却早已习惯与之相伴，他

今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上，一些青少年乃至儿童的精彩节目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。其中有两处亮点，我印象深刻。

一处是北京学生的京剧表演。从幼儿园、中小学直到大学，各年龄段的同学们都上台演出了丰富多彩的内容：有传统剧目，也有新编的现代剧目；有以唱功为主的片段，也有以技能展示为主的武打场面；生旦净末丑，行当俱全，手眼身法步，各有讲究……最令人想不到的是，演出方的代表竟是北京市的教委主任，这位教育界一把手的致词，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北京各级各类学校京剧“进课堂”的情况。面对场上令人信服的丰硕成果，人们不禁对北京教育界在“传承戏曲文化传统”方面的努力，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由衷的赞赏。

另一处亮点在河南的分会场。河南是个戏曲大省，不仅有影响全国的豫剧，还有曲剧、越调、道情等多项剧种乃至其他曲艺形式。今年春节展演的节目十分丰富，而且，不少节目中都有少年儿童的角色演出。与北京不同的是，往往不以学校为主，多见的是家庭培养和

“进课堂”和“上春晚”

过传忠

社会培训，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上调教出不少崭露头角的小“名角”，有些十来岁甚至五六岁的孩子，也能有板有眼、循规蹈矩地展示自己的特长，看来基本功是相当扎实的，使人不禁为河南戏曲的后继有人而额手称庆。

戏曲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老百姓文化生活中一项喜闻乐见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。然而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，它的衰落与萧条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怎样适应形势，推陈出新，挽救戏曲的边缘化，把它真正传承下去，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的大事，尤其是青少年文化教育工作中不可忽略的一项任务。

记得几年前，教育系统曾发过“京剧进课堂”的文件，但引起的却是一片质疑和争议。是啊，不谈教材、课程和师资的来源，缺乏时间、场地和经费的保证，只一味地提口号，“课堂”怎么“进”得去呢？然而，从今年戏曲春晚的情况来看，至少

北京是在认真、扎实地探索和实践着。从电视上的表演来看，没有过硬的师资，不提供相应的经费和条件，达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是不可能的。希望北京的有关方面能把相关的做法、经验和认识好好总结一下，向其他地区传播，也希望有关方面，能把这一经验推广，使戏曲“进课堂”能在更大的范围开花结果，真正把“传承传统文化”的工作提到新水平。

至于河南培养戏曲人才的做法，也是十分可取的。在戏曲发展史上，艺人，包括“票房”，都擅长培养自己的子弟，而有些科班，包括一些民间的传授机构，也曾培养出不少人才。问题是不要被“功利”目的牵着鼻子走，眼睛只盯着出些“大腕”，以求名利双收。但从这次春晚的情况看，总体上还是值得肯定，也值得其他省市学习的。

总之，戏曲能逐渐“进课堂”，取得相应的成果，甚至能光光彩彩地“上春晚”，这既是戏曲传承的佳话，也是学校艺术教育的喜讯，都是应该祝贺的，希望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，取得更大的成绩。



伸手够一够春天

朱鸿



所谓正月，指岁之首月，春天兴起了。

谁也没有料到，庚子年的正月会是一个隔离状态，不得不居家生活。疫情就是这样厉害，然而它不去，我便坚持居家。我有的是静气、忍性和毅力，我将目送着疫情退出九州。

春天毕竟已经来了，我在屋里也感觉得到。窗口是建筑的诗，没有美的生活就像一个建筑没有窗口，多是可疑的，甚至是匿鬼的。我住五楼，北半球的春天通过窗口送给我，满足了我对春天的探望和享受。

实际上我看不到太阳的运行，因为我的楼前是建筑，楼后还是建筑。我看到的云景也很有限，光照也很有限。建筑生硬地切割了空间，不仅使它削减，也使它残缺。然而我还是发现春天的空间比冬天的空间明亮了，欢快了，尤其变得温暖了。朝晖和夕阳都会入室示照，西墙一灿，东墙一灿，也让我直观地知道了什么是早晚。

从窗口俯察下去，可以看到行道北边的野草。野草断断续续，逶迤而去。凡是长着野草的地方，都比较潮湿。也许由于潮湿，才会生长野草吧！仔细分辨，应该是苔藓和荠菜。不管是什么野草，它总是一抹生机，是春天的哨音。一只麻雀落在蔓延着野草的地方，跳着，啄着，追随人类生存着，繁殖着。

明德门为唐长安城的正南之门，我所在的小区就坐落于它的遗址上。站起来，我可以顺着两座建筑之间的一个缝隙看到丈八东路和朱雀路。五楼并不高，不过站在五楼的窗口远眺，究竟还有其优势。

丈八沟在明德门西南方向，池水激湍，又有茂林修竹，杜甫曾经陪贵公子于斯纳凉。丈八路当然在丈八沟以东，距我的窗口也就是一百余米，行人行车，尽在视线。正月十五这一天，我数了数，一分钟之内，有人三个往返，有车十二辆往返。几天以后，我又数，还是寥寥无几。丈八东路一向车堵人拥，十分喧闹，但现在却是冷清的，落寞的。

朱雀路就是唐长安城的朱雀门街，居城中央。城市劲扩，我看到的朱雀路已经延伸至明德门以外了。高楼耸立，大厦巍峨，人悬华灯以耀夜。不过华灯怎么闪烁，也有岑寂之感。

环顾左右，我看到的树只有几种。苦楝还是冬天的样子，枯枝发灰，残叶呈褐。然而它的根部有水分，有营养，它也会捕捉春天的信息。有朝一日，它必能青葱欲滴，郁郁招风。女贞冬夏皆绿，不过非常敏感。它的旧叶顶端显然萌发了新叶，又嫩，又鲜，又油，片片都很欣然。玉兰枝上尽是花蕾，繁星似的，由花萼包着。我每天都向它致礼，希望它尽快开，它每天也都在膨胀，且一边长大，一边增白。也许一夜之间，它就会悄然绽放。其花将像白浪，像白玉，其芳四溢，以助春天的清明和绮丽。

一日之中，总能听见几声鸟鸣。除了麻雀，这里还有别的翔禽。趴在窗口寻找，竟是斑鸠、乌鸦和灰喜鹊。它们不定什么时候会飞到苦楝树上，又一举栖于女贞树上，偶尔也会落到地上。当它们振翼一跃，越过白色的建筑之巅，冲向天空，要飞到它们愿意去的城市、乡村或者萋萋卉木之间，我才切身体验了自由的意义，并明白了自石器时代以来，世界各个疆域的人为什么都崇拜鹰，以鹰为图腾，雕之以玉，塑之以陶，铸之以铜，并美其名曰雄鹰。

我有一点激动，从窗口伸出了手，想摸一摸春天，够一够春天。毕竟才是正月的春天，我的手有丝丝的凉意。然而我知道，羞湿的春天将迅速出落成万紫千红的春天，并将流溢山川，飘荡江河，充盈于广袤的天地之间。（写于2020年2月11日，窄门堡）

们敬畏自然，发挥智慧，把火山灰掺入原料做成特色面膜，开发火山熔岩沉积形成的温泉，利用独特的土壤环境种植出世界上最大的樱岛萝卜等等，竭力寻求着与自然的共存之道。

我问百合子，樱岛不是一个赏樱之地？她的回答不置可否，樱岛当然有樱花，日本到处都有樱花，但比樱花更浪漫的还是我们樱岛，樱花的浪漫有季节性，而樱岛的烟雾每天都在上演着浪漫。

是的，樱岛，本身就是一个浪漫的名字，就像樱岛人家，本身就热爱樱岛一样。

商榻是个水乡泽国，雨量丰沛，春夏秋冬四季，雨水各有不同，或快或慢或密或疏，有时如烟如雾，有时淅淅沥沥，有时飘飘洒洒，有时滴滴答答。生长于商榻的我，对家乡商榻的雨，情有独钟，梦里梦外，总会让我生出丝丝缕缕的情愫……

每年惊蛰一过，商榻的雨便紧一阵慢一阵，渐渐多了起来，整个商榻浸没在雨的滋润中，村舍、田野、河港、道路、滩涂，烟雨蒙蒙，细腻温柔，雾霭氤氲，湿漉漉的天，湿漉漉的地，湿漉漉的空气。人行走野外田埂，放眼望去，绿油油的麦苗，金灿灿的菜花，

商榻的雨

许家福

桃花杏雨，嫩芽柳絮，十分耐看，分外醉人。此时此地，撑伞吧，有点不忍，有点多余，有点夸张又有点小題大做。最恰当的做法是当个村郭野夫，戴一顶笠帽，披一件蓑衣，着一双草鞋，再哼上一曲乡村小调，踩着悠闲的步履，在村头徜徉，在小桥斜倚，在村舍穿梭，在湖边垂钓，尽享大自然的赐予，领略狂野春天的静美。

到了夏季，商榻的雨下得有些突兀，有些莫名其妙，有些让人捉摸不定，时而像个血

七夕会

边看边聊

拐入冬季，商榻的雨，有点吝啬小气，有点遮遮掩掩，东两点，西三点，稍性刚烈的汉子，粗狂奔放，热烈火辣；时而又好似一位腼腆的少女，情窦初开，闭月羞花；时而又是大雨瓢泼，雨线如注。而最令我难忘的就是遭遇这里的雷阵雨天气，刚才还是晴空万里，烈日炎炎，挥汗如雨，忽然间，天边一角黑云骤起，顷刻弥漫天空，紧接着狂风四起，电闪雷鸣，倏地，大雨倾盆而来，铺天盖地……草帽吹落了，衣衫淋湿了，身心也明净清

爽了。进入秋天，商榻的雨，有点陌生，有点特别，有一种烟雾般的渺茫，又有一种水晶般的清爽，似曾相识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像人走入了不惑之年，忽而匆匆，哗啦啦一阵子，猝不及防；忽而笃悠悠，似有若无，抽抽噎噎，点点滴滴；忽而淫雨霏霏，绵绵不绝，没完没了；忽而洋洋洒洒，狂奔而来，又呼啸而去。记得在跟长辈抬掇农事时，耳边常听到那叨念秋雨的话语，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“一场秋雨一场凉”“秋雨霏霏走画船”。

晚点，雨点凝结成了晶莹的雨珠、雪花。碰到那般光景，我会情不自禁跑出屋外，狂奔于旷野上，静静地仰望天空，看着漫天雪花飞舞，任凭雪花纷纷落下，静静的，慢慢的，大地披上洁白的银装。望着那皑皑白雪，我直愣愣地发呆，好想发一世呆！



科学战疫 (剪纸) 李守白作

和其他一些中学生一样，我的外孙女一度喜欢追星，她追的是一位20多岁的女新星。房间里、书桌上到处都是这位女星的图片，如果哪里新出现女星的图片或资料，她就会想方设法去搜集。

去年五月的一天，她对我说：“外公，这个明星星期四晚上7点在静安嘉里中心现身推广会，你陪我去和她见面。”我答应了她的这一要求，但前提是不影响学习，当天的作业必须完成。她欣然应诺。我夫人听后竭力反对，说：“亏你还是个德育专家，不但不反对，还亲自陪她去追星。你在外面做讲座时怎么说的？”我要解释，夫人哪里听得进去，所以干脆不作任何争辩。

星期四那天雨下个不停，晚上5点半，外孙女准时到达约定的地铁站。祖孙俩到达静安嘉里中心已6点半，我们在星巴克咖啡店那里找到推广会的准备团队——十来个男女青年，有的举着标牌，有的手拿这位明星的图片。他们得知我和外孙女前来参加推广会，显得既兴奋又惊讶：“呦！总算来了一个，冒雨从浦东赶来的中学生，还有外公陪同呢？绝对是‘铁粉’。”外孙女上前问清情况后，让我在星巴克那里等，她就跟随他们去推广会现场。

过了大约半个小时，外孙女回来了。我问：“现场有多少人？那个明星表演了什么节目？你与她有交流吗？与她合影了吗？”外孙

女回答：“就是刚才进场的那些人，明星站了一会儿，推广会就結束了，没有合影。”从简单的回答中看得出外孙女有点失望，原先兴冲冲的神情此时已消失殆尽。

我们找了家比较清静的面馆，边吃边聊，话题离不开明星。明星这次既无才艺表演，又无多少话语，只给人留下较好面容的印象。我说：“真的要成为一名歌星、影星、球星不容易，那些让人羡慕的科学家成名更加不容易！他们一般都经过了长期刻苦训练，克服各种各样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最后才成名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们如今风光的一面，看不到在这风光的背后所付出的汗水和代价。”我的这一番话她听得很认

真，不像以前那样，一听这种话就显得相当不耐烦。我接着说：“做别人的粉丝有什么可炫耀、有什么稀奇的！狂热的粉丝里面鱼龙混杂，如果你从现在开始，不懈努力，发展自己的某一特长，将来成为一名科学明星、道德明星、歌星、影星、体育明星……让别人成为你的粉丝，那才叫一个‘牛’，那才算有本事！到那时我会成为你的忠实粉丝。”我们闲聊了一阵，就乘车回家。

一星期后，我发现房间里、书桌上那明星的图片统统不见了，也不再提有关这位明星的信息。外婆发现她学习、生活各方面都有了积极的变化，这时才领悟到我冒雨陪外孙女去“追星”的初衷。

养育

七夕会

